



红粉间谍集团 落魄生涯

●毛 李卓明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红粉间谍集团

落魄生涯

毛 卓 李卓明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红粉间谍集团落魄生涯

毛卓 李卓明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藏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52千

1994年1月第一版 1994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7-223-00636-6/I·193 定价:4.90元

(藏)新登字01号

目 录

第一章 最后的晚餐 (1)

○被电波冲昏头脑..... (1)

○盛席华筵终散场..... (6)

○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9)

第二章 黑色档案 (11)

○面纱被一阵狂风掀开 (11)

○寄自四个总局的报告 (17)

——四卷黑色档案 (17)

○没有编号的黑色档案 (29)

第三章 急欲走向权力的巅峰 (35)

1. 有一人当上总书记 (35)
2. 善行实录 (37)
3. 抓住把柄,提升是少不了的 (41)
4. 记住你的目标 (46)

第四章 在动荡的政局下 (49)

1. 游行队伍中呼口号 (49)
2. 两个月没收到费用了 (52)
3. 政治危机带来的罪恶选择 (55)
4. 碰头情况录 (57)

第五章 四处渗透的暗流在膨胀 (60)

1. 叛谍,叛谍! (60)
2. 暗流在涌动 (65)
3. 主席对“流失人员”不想管 (68)
4. 冲出死泽的铁栏栅 (72)
5. 难以逃脱的女克格勃 (82)

第六章 克格勃正式肢解内幕 (89)

第七章 女克格勃的沦落 (93)

- 蒂斯科的“红玫瑰” (93)
- 一个非法的正当职业 (96)
- 红糖坊的脱衣舞女 (100)
- 情感女人 (103)

第八章 随时拨动导火索 (110)

- 卷入国际军火走私大潮 (110)
- 欧洲最大的军火库洞开 (112)
- 周旋于高层政治圈 (114)
- 中东仍是只肥羊 (117)
- 秘密的真空地带 (120)
- 伊朗拥有检核武器 (122)

第九章 步入黑道 (125)

- 上百个黑社会组织 (125)
- 套向脖子的绳索 (127)
- 夜幕大走私 (130)
- 绑架, 绑架! (134)
- 杀手的摇篮 (136)

第十章 人口大贩卖 (142)

- 商品化的人..... (142)
- “蛇贸易”..... (144)
- “人体器官”走向市场..... (149)
- 色情贸易..... (156)

第十一章 走向毒品市场 (161)

- 来自全球的毒品信息..... (161)
- 来自档案中心的秘密..... (165)
- 介入白粉组织..... (168)
- “积到多时眼闭了”..... (171)
- 尚未结束的毒品之战..... (174)

第十二章 昔日间谍变神偷 (177)

- 创办公司联手大行窃..... (177)
- 各显其能越偷越胆大..... (182)
- 身处异域生财更有道..... (185)

第十三章 不愿放弃的职业 (191)

- 走向信息交易..... (191)

-
- 情报意识在经济活动中…………… (193)
 - 情报输出…………… (196)
 - 揭秘再不局限于时代…………… (199)
 - 私人侦探…………… (205)

第一章

最后的晚餐

●被电波冲昏头脑

历史让苏联在 1991 年走向混沌。

有根无形的魔棍把苏联击得七零八落。一个庞大帝国的车轮再也转不动了，解体的碎片又开始了新的年轮。

在美国的一位名叫卡特莉娜的女克格勃成员从自己的鞋跟上向国内发回一封情报；一位名叫萨哈罗夫的苏联谍报员刚刚在巴拿马某口岸成交一笔毒品生意；几名从伦敦起飞的苏联武官正要回国接走自己的亲人；一位惯用色情获取情报的女克格勃正在脱衣解带……

谁也不曾想到，在黑海岸边克里米亚的一幢精致的别墅里，一个帝国的首脑——戈尔巴乔夫就要在这里结束他的政

治生命。戈尔巴乔夫携夫人赖莎在这幢别墅里已度假多日。这些天来，苏联的上层与下层在立体动荡，象岩浆一样在地壳深处涌动。戈尔巴乔夫及随行工作人员正为签署《新联盟条约》而紧张忙碌着，枪杆在风雨中积聚，贮蕴着可怕的政治大变动。

○8月15日，塔斯社报道说，戈尔巴乔夫高级顾问雅科夫列夫在退出苏联共产党后发表声明说：“党的领导正脱离党内民主派，正在为进行社会报复以及党和国家的政变作准备。”

○8月16日，苏联军队的报纸《红星报》发表了一篇由军队党的检查委员会和武装部队党的特别委员会联合签署的呼吁书，措词严厉地声称苏联共产党和武装部队受到了公开的攻击。要求“军队和党员加强团结保卫祖国”，“用所有的行动重申列宁关于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武装部队依然是我们的伟大祖国独立的保证。”

○美国《新闻周刊》说，戈尔巴乔夫挫败了苏联的“四人邦”，他本人显得异常冷静，冷静得象一池清水。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说，戈尔巴乔夫扛着改革的旗帜将要走向历史的坟墓。

○18日下午4时50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别墅显得异常沉静，别墅内戈尔巴乔夫与工人员正在为敌对势力的一桩丑事而开怀大笑。

5时整，一阵风狂的警笛声，轰开了别墅的大门。还设等工作人员反应过来，大量士兵火速占领别墅的要害位置，把别墅围了个水泄不通。

总统办公厅主任鲍罗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谢宁、克格勃保卫局长普列汉诺夫和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等5人径直大步奔向戈尔巴乔夫的卧室。严厉地提出两个方案：或者将总统的权力移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并同意在苏联宣布紧急状态；或者提出辞职，任你选择！

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惊愕万分。

他们带走了戈尔巴乔夫，留下了克格勃保卫局副局长格列拉诺夫。

克格勃保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枪不离手，那手上的枪就象中国的火柴盒那么大，他紧跟在戈尔巴乔夫身后，戈尔巴乔夫不时地向他投去惨淡的一瞥。

从此，一个帝国的大厦坍塌了。

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强烈地感到了来自苏联的振荡。无数道电波报道这一震惊的消息。事件虽然是在8月18日，但在8月19日凌晨6时零5分宣布戈氏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总统职务，由临时委员会向全国发布《告苏联人民书》，所以人称它是“8.19”事件。

强烈的电波，冲昏了在全球各地所有克格勃成员的头脑。凌晨6时5分。

○切尔斯基在加拿大的一家宾馆里正好打开收音机，听说国内政局出现大裂变，眼睛睁得圆圆的，仿佛要爆出来一般。那情形，就象吊死人的模样！他是直接为戈尔巴乔夫提供情报的克格勃，他是在愿为戈尔巴乔夫献身的志愿书上签上血名的人物之一。树倒猢猻散，他该怎么办？切尔斯基双拳击头，痛苦得哭出声来。

一个小时候，服务员从这个房间抬走一具尸体。服务员说，他是苏联人，我们现在应该交给谁，我们宾馆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苏联驻华使馆的所有官员，心情显得极为复杂、矛盾。一年前，他们为恢复中苏关系使了老鼻子劲，他们何去何从，争论纷纷，未来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谜。一位武官说，我是苏联人，我代表苏联，自然不是某个加盟共和国，我既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也为祖国的命运担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由列宁缔造的、具有 93 年历史的执政达 74 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被整成如今这个模样，我们在地工作的人感到无脸。他沉静地讲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抗住各种风波，苏联共产党就不能？”

○一位在新西兰的苏联武官听了“8.19”事件的广播。说“我夜夜为苏联做恶梦，恶梦醒来是早晨，早上听到的恶梦更可怕。谁有一只拨动苏联政局的巨手，谁将与列宁齐名。”他不时地给家里打电话，他担心家人参与政治活动。他说，政治是个魔棍，可以把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集团搅得乱纷纷的，多少人为此做了牺牲品，我担心我亲人遭到扼杀，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共产党。他发誓离开使馆，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我不怕克格勃对我下毒手。”

○一位在越南工作的苏联女情报官员，是年 31 岁，怀孕七个月，得知事件的真相后，惊得脸色惨白，昏了过去。一小时候，被生下孩子的哭叫声惊醒，她知道是早产了！

○在伦敦的一个谍报工作站，每年要为克格勃一个总局提供大量情报，是克格勃的一个“红旗单位”，这天清晨，他们

不愿意把大量的情报发回国内了。他们借用自己掌握的情报工具了解国内动态,分析自己该有怎样的行动才算行得通。他们感到,不加入克格勃难以拥有雄厚的资金,加入了,又如此举步维艰!

○据阿拉伯一些国家的报纸说,苏联在他们那里开办的公司,大多是情报人员开的。“8.19”事件使他们受到震动,同时也使他们的公司受到严重损失。阿拉伯国家入再也不相信卢布。他们说,苏联人输掉了政治,也输掉了经济,戈尔巴乔夫用改革的赌注输掉了一个国家。他们没有财经补充,于是变着花样搞财源,不相信卢布没关系,低比例换美元就行了。于是他们常常制造损失事件。每当一名官员叛逃或者一项行动发生差错,都要捏造出一份损失报告来,骗取总局的卢布。如果实在没有情报,他们常常将它的卷宗里早也有过的情报来索取情报费。

○“8.19”事件刚刚广播,在法国的一家破旧旅馆里匆匆溜出一个苏联人,穿过一条小路再也不见了。另有几名苏联人也从这家旅馆神色慌张地跑了出来,有人说,这几人肯定是追寻前面溜走的那个人。他们是伙什么人?旅馆登记:他们是出国求学的,各类证件齐全。几名苏联人不辞面别,留下一只鞋子。揭下鞋子后掌,发现了里面的窃听器。他们断定是苏联克格勃,是“8.19”事件的冲击波把他们“冲”昏了头脑,给法国人留下了个把柄。不过,这个“把柄”对于今天的法国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解体的苏联对他已经并不重要了。

●盛席华筵终散场

外地的克格勃成员正在观望苏联的动态，他们不急于寻找自己新的举措。

的确，这场戏还没有到高潮，还没到真正让他们目瞪口呆的时候。

就在8月22日，人们还来不及反应过来，翻过去的“天”又翻过来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发了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为非法的命令。次日，又下令中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由于戈尔巴乔夫是在叶利钦的反政变中解脱出来的，实际上他变成了一个被“要挟”的人物。叶利钦利用他的威望，让他发布命令：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它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国境内的活动，并要求苏联中央领导机关进行审查。

苏联驻德国的几名官员用中国的话说，“叶利钦现在学的是曹操，曹操赤壁之战退回北方后，挟天子以令诸侯，颁发各种命令，‘天子’——戈尔巴乔夫可悲啊！”

克格勃们正睁大眼睛看这场戏。

“戏”在不断增加场次：

——8月20日，继立陶宛、格鲁吉亚宣布独立后，爱沙尼亚宣布独立。

——8月22日，拉脱维亚宣布独立。

——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

——8月25日，白俄罗斯宣布独立。

——8月27日，摩尔多瓦宣布独立。

——8月30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

……太多了，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太多了国际上也不会个个都承认；太多了，事不过“三”就行了，国际社会只承认了波罗的海三个独立国家。

太多了，克格勃不知归宿。

这是所有克格勃成员不愿看到的状况。

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怎么动，由间谍场转回生意场。于是，在全球各个开发地区出现了俄国人，他们精力旺盛，认准就干。

中国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生意场，他们很多人都把目光盯住了华夏中国的北方。一位克格勃的老干将说，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大主，去那里没有错！于是，黑河一带有的大宾馆出现了金发碧眼的女招待。我们不能妄加断言他们就是过去的克格勃，但克格勃那么庞大的机构，谁又说得清呢。

中俄边界的黑龙江大黑河岛，面积近一平方公里。1991年3月6日，经中俄双方共同努力，正式开通了大黑河岛中俄边民互市旅游贸易。当年8月9日，中俄双方正式建立“双方设市，各自管理，对等过人，对等接待”的互市贸易关系。随着开放步伐的加快，黑河提出了更大胆的设想，就是将大黑河岛建成“境内、关外自由贸易岛”，即俄国人上岛不用签证，内地人上岛自由进出，但俄国人若要从大黑河岛进入大陆，则必须

办理正式签证手续，这构想来自深港之间的“中英街”，因而亦被称为“北方的中英街”。估计大黑河岛的总投资额达十亿人民币，建筑面积二十五万平方米。按规划将建立国际性的旅游贸易中心，素以擅长搜集情报、分析情报的苏联克格勃对此无不动心。

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克格勃在苏联解体时，已经失去了对他们的控制，他们“弃暗投明”走向谋生、攒钱的道路。以往，克格勃大部分的国外间谍活动是把公职官员搞下台、阴谋破坏与暗杀，煽动罢工、示威与骚乱，挟持恐怖行动与游击战争，用假情报与非谤秘密地毒害舆论。现在，他们能为谁效力呢？他们有了“贡品”献给谁呢？格里连科是苏联克格勃上校，他对人讲道：“克格勃的兄弟们各安天命吧！”神情极为沮丧，他的精神状态就象久治不愈的病人一样提不起来。有人问他“还给叶利钦干吗？”他说，“我再也不干了！”“过去人们说，如果克格勃消失的话，苏联生活就会出现真空，我看没有这么严重！”多年来，克格勃建立了广泛的告密网，伸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红军总参谋部一直到最简陋的村庄。在每个战略的关键地方——在对党的寡头集团统治十分重要的一切社会职务上——都有克格勃在那里监视着，控制着。而今，整个庞大的体系散了架，象逃荒的人寻找一口饭吃一样难堪。不少人说，过去那些苦心经营的事情白干了，还是为自己生存奔波才有安身之处，与其让人“赐给”，还不如“自找”，这样拥有的一切财富才坦然所得。

在巴拿马的一个情报工作站，独联体的一家报纸对他们的解体作了详尽的描述：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这里工作

的同志马上拿来威士忌酒、牛肉、花生、面包，痛痛快快地喝了起来。喝得醉眼迷离之际，各种肺腑之言涌出唇边：

——“干！这是最后一杯，流浪到哪里都希望能碰到一个好心的苏联人！”

——“最好是能碰到个亿万富翁的家乡人！”

——“富翁的钱不能借给你用！”

——“那我就把他杀了！”

——“对。他娘的，把他杀了！”一扎拳头，击碎了一只碗。几只盘子应声掉在地上，碎片四飞。

兴头上，又有几人掀翻了桌子。各自回到自己的卧室，一个个都打着酒嗝。

次日，他们付给酒店三千美元，一再地道歉后，各走东西。

●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全世界的电波都在传递着苏联解体的讯息。

美国一些新闻刊物不仅用大量篇幅报道苏联内部的政治动态，也报道着苏联人在美国的信息。《时代周刊》报道说，就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的当天，几名武官背着吉它在一条小河边演奏着“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他们怀念着列宁时代的苏联。一位名叫萨哈罗夫的武官说，“列宁的创举就在于他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它让持续了300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阿芙乐尔’号巡